

[Studies in Literature]

On the Study on Female Perspectives and Love Ethics in Burns' Poetry

LI Zhengshuan WU Zhaofe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November 9, 2023

Accepted: November 23, 2023

Published: March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Zhengshuan & WU Zhaofeng. (2024). On the Study on Female Perspectives and Love Ethics in Burns' Poetr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051–06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6>

Abstract: Burns is a treasured poet in Scotland. Many of his poems are written from female perspectives, which mak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his consideration for women and inspires readers to contemplate love ethics in these poems. His philosophy on love is reflected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several types of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love in Scotland in the 18th centu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ive types of women, such as girls in love relationships, lovelorn women, single mothers, mothers accepting extramarital love or mothers refusing extramarital love. By doing so, we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youngsters, especially women who are conscious of gender issues, and inspir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make wiser choices in marriage.

Keywords: Burns' poems; female perspectives; ethical literar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I Zhengshuan holds a Ph.D. degree in literature. He is a professor at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interests li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U Zhaofeng, a graduate student at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major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彭斯詩歌中的女性視角詩歌與愛情倫理探究

李正栓 吳朝鳳

河北師範大學

摘要:彭斯是蘇格蘭的寶藏詩人,在其詩作中,有不少詩是從女性視角書寫的,詩中的女性口吻更令人關注詩人對女性的關愛,也令人感悟詩人的愛情倫理。詩人的愛情倫理表現在他對幾類女性的描寫以及故事裏展現的道德。本文選舉5類女性例如戀愛中的少女、失戀的女子、單親母親、接受婚外戀的母親和拒絕婚外戀的母親,從文學倫理學評價的角度出發,分析與闡釋18世紀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下蘇格蘭的傳統婚戀觀,並以此闡釋彭斯的愛情倫理觀。以期為當下不斷覺醒的女性意識和年輕一代的婚戀選擇提供新的思考。

關鍵詞:彭斯詩歌;女性視角;文學倫理學

引言

彭斯(1759-1796)務農也寫詩,上學不多,自學成才,一生一貧如洗,精神生活卻很豐富,生活也不缺浪漫。他不僅創作詩,還改寫舊詩舊歌,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搜集並改編蘇格蘭民歌,給蘇格蘭留下價值不可估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惜沒人申報該殊榮)他是當之無愧的蘇格蘭民族詩人。他詩歌的蘇格蘭性很難被超越。他生為蘇格蘭人,死為蘇格蘭魂,用蘇格蘭方言,寫蘇格蘭的人,寫蘇格蘭的事,維護蘇格蘭的尊嚴,為蘇格蘭的榮譽雀躍。他收集並改編加工的蘇格蘭民謠與民歌使近乎滅絕的傳統蘇格蘭民謠與民歌重新煥發生機,至今依然傳唱,彰顯出蘇格蘭的思想信念與倫理選擇。他深植愛國主義思想,謳歌蘇格蘭風光,讚揚蘇格蘭英雄,歌頌愛情,謳歌友誼,諷刺權貴,鞭笞不公,是個觀察細緻、描寫細膩的詩人。他的詩享譽全球,不僅僅是因為其作品樸實無華,朗朗上口,更是因為其詩歌展現出高尚的道德情操與倫理價值,對當今社會倫理建設仍有指導意義。本文聚焦於彭斯以女性為視角的詩,以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為指導,解讀彭斯詩中所蘊含的愛情倫理思想,對彭斯詩歌中的五類女性詩進行梳理,提煉彭斯的愛情倫理觀。

一、詩中的單身女性及倫理折射

彭斯詩歌中女性形象豐富多彩,其中有不少是單身女子,或少女,或青年女子,或初為人母。在刻畫這些女性形象時,詩人投射了自己的價值觀和倫理觀。

(一) 戀愛中的少女:父權制下對愛情的追求

彭斯詩歌中頻繁出現的女性大多是戀愛中的少女。她們有多種不同的狀態與形象,在愛情中處於不同地位,抱有不同期待。彭斯生動地再現了這些女性,展示了少女們在愛情裏的千姿百態。在《遠方的俊小夥兒》(The Bonie Lad That's Far Awa)中,詩人將少女對心上人的思念與愛戀描繪得淋漓盡致。全詩以一反問句開頭:「呵,我怎能高興起來? / 呵,我怎能活潑歡快? / 我最愛的俊小夥兒 / 還在遠方的山那邊兒!」。(李正栓,2016:61)英文是:「O, how can I be blythe and glad, Or how can I gang brisk and braw, when the bonie lad that I lo'd best / Is o'er the hills and far awa?」(李正栓,2016:61)在這位少女看來,與戀人分別,是難以言盡的失落和痛苦。此後繼續描寫,儘管有寒風暴雪,儘管遭家人拋棄並無家可歸,但是這些都比不上與戀人分離的悲痛。少女無法見到遠方的戀人而產生的悲傷佔據她的腦海和心房,愛情已經成為她生活的全部,為了愛情,哪怕與親人決裂也在所不惜。「有情飲水飽」的少女形象躍然紙上。這少女愛得如此熾烈,表達這樣大膽,堪與中國詩經或樂府詩中一些類似表達相媲美。不僅如此,她把戀人送給她的手套和發網穿戴上,期待著戀人歸來時刻看見她的最美模樣。這種期盼心理令人感動。哪怕旁人覺得她的處境艱難,她也依然甘之若飴,心中充滿了對美好愛情的嚮往與期待。雖然當下分離的悲傷將人淹沒,但詩歌最後以一感歎句結尾:「呵,討厭的冬天快消逝, / 春天會給樺樹林穿綠裝。 / 我的小寶貝兒即將出生, / 遠方的他會回到這家鄉!」。少女熱切地相信當寒冷的冬天終將過去,綠意盎然的春天到來之時,她的戀人也將會回到家鄉。全詩從一個戀愛的少女視角出發,展現出一個處於戀愛中的少女全身心投入愛戀的狀態。情感充沛強烈。第一人稱的運用使得讀者更加直觀地看到少女的內心世界。詩歌中的這個少女儼然是一個戀愛腦,全身心地投入到愛情和戀人身上,信奉愛情至上。

如果說《遠方的俊小夥兒》展現的是一個「有情飲水飽」的女性形象,《呵,徹夜難眠》(Ay Waukin, O)(李正栓,2016:19)卻塑造了另一類少女形象:一個因思念戀人而抱有滿腔苦楚的女性。少女在與戀人分別後坐立不安,委屈,鬱悶,唯有淚千行。哪怕夏日百花綻放,萬物生機勃勃,她都無心欣賞,滿腦子想的都是戀人。詩中多次出現「my dearie」「my true lover」「my bonie lad」即「我的寶貝」「我真愛的人」「我可愛的青年」。My是彭斯的一個表達慣習,語氣如此強烈,進一步體現了戀愛中少女的欲望。通過歡樂場景反襯悲情以及眾人酣睡唯「我」難眠的寫作手法,彭斯成功塑造出一個因思念情人而茶飯不思、寢食難安的少女形象。

其實,不管是有情飲水飽,還是沉溺相思無法自拔,都從側面反映出在當時的社會女性地位低下,無所依靠。缺乏自我主體性的她們往往把愛情當作生命的全部所在,進而習慣於把所有希望寄託在男性身上,依靠投射在男性上的期待來體現自我價值的實現。「文學倫理學批評重視對文學的範例分析和闡釋,強調回到歷史現場,在特定的倫理環境和倫理語境中分析文學作品,分析和解釋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倫理選擇過程及其結果,揭示文學作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聶珍釗,2014:9)因此,這雖是部分女性婚戀觀不成熟地表現,更多的卻是當時社會局限性所造成的悲哀。讀者不能簡單地批判彭斯筆下的這部分女性,而是要認識到她們在父權制社會下的無奈之舉。

《我太年輕而不能嫁》(I'm O'er Young To Marry Yet) (李正栓, 2016:68-69) 把女性的矛盾處境展露無遺。此詩開頭便重複三次「I'm o'er young」, 與其說這是警告男子她年紀尚小不可接近, 倒不如說這是她對自身與社會規約習俗的惋惜與遺憾。「我太年輕」的多次重複蘊含的意思可能是:「我怎麼還不成年呀!」也可推斷, 在少女的心裏, 她其實是渴望快點長大, 快點成年, 如此便能儘早享受愛情的甜蜜。「我太年輕, 從我媽媽 / 身邊弄走我是罪過。」可見, 受制於傳統和世俗, 她雖然暗許芳心, 但是仍不能出嫁。從「Wi'unco folk I weary」可以推測,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 男女互動並不多, 詩中未成年女子對於男子的接觸更是寥寥無幾, 面對陌生男性容易緊張甚至恐懼。但青春期的少女又不乏對男性有好奇和嚮往。「冬天夜晚很漫長」不只是表達季節之漫長, 實則表達等待成年的過程很漫長, 大有寂寞嫌更長的味道。結尾兩句是點睛之筆, 「明夏你若從這兒路過, / 來, 那時我就成年了。」言外之意便是: 等我成年了, 我便能嫁給你, 我們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在一起了。總體而言, 讀者可以感受到女子對於愛情的極度嚮往卻又恐懼不已的心情。按照文學倫理學的觀點, 「獸性因數是人在進化過程中的動物本能的殘留, 是人身上存在的獸性部分。獸性因數由人的原欲(libido) 驅動, 其外在表現形式為自然意志及自由意志。自然意志是原欲的外在表現形式, 自由意志是欲望(desire) 的外在表現形式。」(聶珍釗, 2014:39) 該女子對異性的嚮往與好奇、對愛情的期待與憧憬及其性欲的表露皆為她獸性因數的體現。儘管該女子的欲望如此強烈, 但世俗的禁錮讓她更為恐懼。「即使到 18 世紀中葉, 多數有勢力的男女仍然堅決反對婚前性愛……」(勞倫斯·斯通, 2011:198) 在 18 世紀的蘇格蘭, 不合乎風俗規範的婚戀比如婚前性愛等會遭受巨大羞辱, 婚前同居更甚, 且女子為此付出的代價往往比男性更為巨大。「人性因數即倫理意識, 主要由人頭體現, 其表現形式為理性意志。」(聶珍釗, 2014:38) 女子深刻地認識到如果她違背傳統習俗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這是她人性因數即理性意志的體現。所以儘管她有強烈的欲望, 她也竭力控制自身的獸性因數, 靠理性思維控制自由意志, 控制不合時宜的欲望, 拒絕男性的過早的邀請。這是女子在當時特定社會環境下的一種自我保護, 也是彭斯愛情倫理觀的另一種體現, 即: 人應該合理控制自身的欲望, 不能為了滿足一時欲望之快而衝動冒險。在勇敢直面自身欲望, 坦率追求愛情的前提下, 也要考慮到社會環境的約束。

除了以上相對保守被動的傳統女性角色外, 彭斯還塑造了一類性格大膽、主動熱情的少女形象。《傑米, 來試我》(Jamie, Come Try Me) (李正栓, 2016:70)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此詩中, 女性敘述者主動尋求男子的愛, 渴求男子的追慕與愛戀, 這對當時的社會傳統而言是打破常規的。在 18 世紀的蘇格蘭社會生活中, 女性在傳統婚戀通常處於被動地位, 她們不敢展示自己的心意。但是在由三節組成的這首短詩中, 第一節僅僅四行詩就出現了三次「Jamie, come try me!」情感強烈且真摯, 鼓勵男子大膽地來示愛。兩個動詞連用, 表達了說話者的熱切希望。並且, 這個 try 字很難譯成漢語。可以推測, 詩中女子早已暗許芳心, 對傑米生情, 只不過礙於社會傳統與女性禮儀而沒有直接表露。但是懷春的少女又難以忍受少年的木訥, 她在心裏呼喊了千百遍「傑米, 來試我!」真是千呼萬喚也不來。甚至可以說, 她對少年的毫無行動表示不解甚至憤懣不已。「if thou should ask my life, could I deny thee?」反問語氣的使用生動體現了女子的不滿之情, 也體現她隨時同意他求愛的心情。「如果你要向我求愛, 我能拒絕你?」女子的言外之意便是少年傑米你盡可以放心大膽地追求「我」, 向「我」示愛。不僅如此, 「If thou should kiss me, love, wha could espy thee?」如果你



要親吻我,誰能發現你?所以不管是「我」自身還是他人,都不應該成為你對「我」止步不前、毫無表示的理由。在女子看來,內外部環境都已經沒有了任何阻力與障礙,為何男子還不向她示愛?這在她看來是萬萬不能理解的。讀到此,我們已經可以察覺到此時女子內心已有一絲幽怨了。所以這首詩是一首只爭朝夕主題的詩,也是一種閨怨詩。

她多麼希望傑米抓緊對她有所表示,從詩歌動詞轉變所展現的女性口吻變化我們也可以察覺到該女子的心理變化過程。從第一節最初「win my love」的「win」我們可以看到起先女子的姿態還是較為居高臨下,待字閨中,等待男子有所表示,並對男子的行為進行評判審核,符合傳統的「男追女」結構模式。然而,事實並不如詩中女子所願,於是乎,女子把要求具體化了,明確告訴男子你可以向我示好求愛,其中「ask my love」中的「ask」就是這一體現。而且相比前一段的「win」,「ask」顯得更為友好平等,切實可行。但即便如此,男子依舊沒有任何表示,懷春的少女逐漸著急,直接宣稱即便你要吻我,也不會有人發現!這裏相比之前的「ask my love」更進一步,女子的姿態也擺得更低,原先你還要尋求我的同意,但這裏的意思幾乎等同於「you can kiss me」甚至到了倒數第二行「If thou would be my love」由「win my love」到「ask my love」再到「be my love」我們能感受到女子把姿態放得越來越低,此刻女子不再把自己當作高高在上的被追求者,她對愛情充滿期盼,希望傑米可以「be her love」,語氣之間流露出希望傑米可以與她戀愛的憧憬。Be my love 即 love me,此處深刻而含蓄的意思不便譯成漢語。並且在詩歌結尾又一次直抒胸臆,「Jamie, come try me!」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女子對於愛意的強烈渴望。全詩雖然無一字提到男子的表現,但讀者亦能夠從女子的口吻中推測男子的行為方式,即毫無行動與表示,處於一種被動和失語的位置。這與傳統的男女地位模式剛好相反,可以理解成是彭斯對父權制社會的一種諷刺。

《勇敢的織工》(The Gallant Weaver)(李正栓,2016:91)則更進一步。戀愛的少女不僅勇於爭取愛情,把握愛情中的主動權,更是敢於直接向父權制社會和傳統宗教禮儀宣戰。當時傳統的婚姻模式下,女性總是按照父母命令媒妁之言被動地接受婚姻安排,甚至被當成一件商品「賣」出去。「中世紀俗人眼中所見到的婚姻似乎都是一種關於財產交換的兩個家族間的私人契約……」(勞倫斯·斯通,2011:13)因此像詩中父親不尊重女兒的內心想法,私自簽下「嫁妝協議」將女兒「賣」給擁有土地的男人這種現象時有發生。「可我要雙手追隨我的心,/把心交給這個紡線的人。」但詩作中的少女卻並沒有像傳統的女性角色一樣逆來順受,相反,她勇敢地說不,並宣稱要全身心都獻給她所熱愛的勇敢織工。彭斯採用第一人稱進行敘述,以女性的視角來為其愛情辯護,一反傳統女性被壓抑和禁聲的地位。通過塑造這樣一個勇敢的女性角色,我們能看到彭斯其實是一個傳統倫理的背叛者和女性解放的宣傳者。「鳥兒在樹蔭中歡呼雀躍,/蜜蜂都迷戀盛開的花朵,/夏雨陣陣,禾苗青青,/我就愛我那勇敢的織工。」詩歌結尾處將美好純潔的愛情與自然舒適的田園風景相結合,體現了彭斯理想中美好純粹的田園愛情倫理觀。

(二) 失戀的少女: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倫理追求

彭斯還塑造了諸多失戀少女的形象,表達了對這類少女的同情與尊重,同時歌頌她們自強不息、堅韌勇敢的品質,體現出彭斯對於女性的關注和他的女性意識。這類詩作的代表是《那時我在流連》(As I Was



Wandering)(李正栓,2016:14-15)。在彭斯看來,忠誠與純潔的愛情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人都不應該為了金錢名利而捨棄愛情。彭斯通過四段式的結構把女子的內心獨白完整地表現出來,按照時間順序娓娓道來,展現女子的情感生活的心路歷程與思想轉變,塑造出一個勇敢堅毅、忠誠正直的女性形象。

那時我在流連

他已離開我,我再也無歡樂;
我很傷心但我絕不會抱怨:
我要滿足想像,會再找一個,
我才不為一個人肝腸寸斷。

一個夏天晚上我在流連,
笛手和青年們在做遊戲,
發現其中有我那負心漢,
勾起痛心傷口血流遍體。

我曾流淚痛苦到天明;
淚如雨注似冰雹砸地:
如果不哭我心會裂崩
唉,被人遺棄多心痛!

他貪金戀錢離我去,
我不羨慕他得什麼:
倒寧願承擔傷心事,
也不像他情寡義薄。

(李正栓,2016:14-15)

全詩共四節,結構完整,脈絡清晰,按照「起因-轉折-高潮-結局」的時間順序刻畫出女子失戀後的成長與感悟。本詩採用女性口吻的內心獨白,增強了故事的敘事性與戲劇性。本詩開門見山,點出女子的失戀狀態,雖然失落但是卻沒有一蹶不振,並且下定決心勇敢創造新生活。中國樂府詩中也不乏此類形象。雖然女子給自己做了思想工作,努力擺脫失戀苦楚,但是生活的意外卻不期而至。第二節是故事的轉折。晚上外出散心時遇見了將她拋棄的男子,女子的堅強盔甲瞬間被擊破,傷心往事湧上心頭。第三節是故事的高潮,女子卸下堅強,徹夜痛哭,盡情宣洩自己的情緒。第三節高潮部分的描寫及其末尾感嘆號的使用符合



女子的崩潰心情,實現內容與形式和結構的統一。最後一節語氣有所緩和,以女子對這段感情的反思作為結尾。「人同獸的區別,就在於人具有分辨善惡的能力,因為人身上的人性因數能夠控制獸性因數,從而使人成為有理性的人。人同獸相比最為本質的特徵是具有倫理意識,只有當人的倫理意識出現之後,才能成為真正的理性的人。」(聶珍釗,2014:39) 女子坦言,在忠誠和金錢之間,她會堅定地選擇前者,儘管這意味著受傷,彰顯出女子崇高的道德觀和愛情倫理。

《你們若要去織工那裏》(To The Weaver's Gin Ye Go)(李正栓,2016:103-104)是另外一首典型的以失戀少女口吻敘述的詩作,但形式不同於之前的內心獨白,《你們若去織工那裏》是一種有敘述對象的告誡性獨白。彭斯採用總-分的結構,在結尾處戛然而止,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實現形式結構與內容情感的統一。詩歌開頭第一節先給出結論,以一個「大姐姐」的口吻語重心長地告誡年輕姑娘「千萬不要夜裏去織工那裏」,扣人心弦,引發思考,為什麼不能夜裏去織工那裏呢?接著第二節開始採用倒敘手法點明那職工少年「改變了她往日如白晝般歡樂的旋律」,第三節開始娓娓講述該女子的親身經歷,介紹了女子遠離家鄉,獨自打拼,孤苦無依,在異鄉男子的溫柔蠱惑下逐步淪陷,並最終失去貞操的故事。彭斯故意讓女子的敘述在最後一段戛然而止,因為男子的所作所為「我實在是羞於啟齒」,充分體現了彭斯的愛情倫理。

(三)單親母親:於家庭中奉獻自我

單親母親也是彭斯詩歌中一類特殊的描寫對象。以《可愛的鄧迪》(Bonie Dundee)(李正栓,2016:27-28)為例,詩歌開頭先由母子的對話引出話題,借母親談論薄餅的來歷引出年輕的士兵,即鄧迪的父親。但女子開始沒有明說孩子的父親是誰,而是以「a young brisk sodger」這一模糊化指稱來取代。這一細節透露出小鄧迪出生之始便沒有見過其父親。其父多年離家未歸,作為士兵保衛國家。敘述中反復出現的「My Blessings」和「May Heaven protect」流露出詩中女性敘述者對士兵的擔憂,也是她沒有向兒子說原委的苦衷。接下來的三節按照「回憶-當下-展望」的敘事結構展開敘述。第二節中,女子先是回憶了與昔日戀人共處的美好時光,表達渴求再次相見的願望。第三節看似在描寫兒子,實則是借兒子之美來讚歎戀人的容貌,語氣之間流露出欣喜之情。最後一節做出展望,女子要給孩子穿上上等格子呢,把兒子撫養成像他爹一樣的人。這說明不論在外貌還是思想前途上,女子都為「孩子他爹」感到驕傲,語氣之間流露出強烈的自豪之情。同時,雖獨自撫養孩子,但該女子並不自暴自棄,亦不悲天憫人,而是樂觀堅強,對生活保有美好期待,盡己所能將孩子撫養成才。彭斯對這類女性的敬佩與讚美之情也表露其中,其中含有一種倫理:愛,包括對個人的愛,也包括對國家的愛。

在《一個醒著的媽媽》(A Waukrife Minnie)(李正栓,2016:4-5)中,彭斯塑造了另外一個典型的單親母親形象。該詩巧借一男子口吻,但讀者能體會到詩中女子的聲音。全詩以男子抱怨詩中女子的母親破壞了他與可愛姑娘的深夜約會這一敘事來凸顯單親母親這一形象。在分析該母親之憤怒的原因時,我們不僅要考慮到當時的社會倫理環境,也要考慮到其單親家庭這一特殊的家庭倫理背景。一方面,男女兩人所作所為不符合18世紀英格蘭的社會風俗,有失風雅,不成體統。另一方面,詩作中明確提到「和我媽媽住在一所小房子裏」也就是說,該女子從小無父,甚至可能從未見過其父親。這背後的緣由詩作尚未沒說。但其中一種可能性或許正如上文中《你們若要去織工那裏》中所提到的那樣,母親曾受到男子的哄騙而不慎失去貞

潔,甚至未婚先孕,因此對男子深夜闖入家中與女兒幽會甚為敏感,婦人不希望女兒重蹈覆轍,不惜以棍棒教訓,「把女兒狠狠地揍了一場」。

通過對《可愛的鄧迪》與《一個醒著的媽媽》這兩首典型詩歌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彭斯在塑造單身母親的形象時,往往與其孩子的教育問題聯繫起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單親母親往往把自我都獻給了家庭和孩子,即男女社會地位不平等的一種體現。

二、詩作中的已婚女性

彭斯詩作經常觸及婚姻中的女性形象並且體現了他對已婚婦女生活狀況的關心。

(一) 拒絕婚外戀的女性:歌頌唯一與永恆的愛情

彭斯在其詩作中描寫過兩類女性:接受婚外戀的女性和拒絕婚外戀的女性,由此可見他對愛情與婚姻倫理的關注和社會生活的關心。在批判接受婚外戀的女性的同時,彭斯也讚美了勇於拒絕誘惑、保持忠誠與專一的女性。在《我的礦工丈夫》(My Collier Laddie)(李正栓,2016:76-77)一詩中,詩歌按照前三節以男子邀約,後三節女子對男子的回應為敘述邏輯展開。男子給出的誘惑由淺入深,先是山谷陽光,然後是財富安逸,女子拒絕的理由也是由淺入深,先表示自己享受簡單樸素的平凡生活:

我一天可掙五便士
到晚上就花掉很愜意。
我在礦工旁邊鋪上床
和我的礦工丈夫一起躺。
(李正栓,2016:76-77)

在女子看來,金錢比不上愛人的陪伴珍貴。最後一節以深刻而又樸素的生活觀與道德觀作為反駁邀約男子的論證,「我在世人面前謀生計,／好事會落在丈夫頭上來。」表明女子並不羨慕男子的家財萬貫也不為他所提供的誘惑打動,她相信只要勤勤懇懇,夫妻二人總有一天也能過上好日子。該女性敘述者從始至終語氣堅決,毫不動搖,展現出對丈夫的絕對忠誠。通過塑造這樣一類勇於拒絕婚外戀的女性形象,彭斯歌頌了忠誠。唯一與永恆的愛情是彭斯心目中的完美愛情,充分體現了女子的愛情倫理和家庭倫理。

(二) 接受婚外戀的女性:不忠背後的隱情

彭斯詩歌中的女性形象也不全都是正面的,他也描寫接受婚外戀的女性形象。這類詩歌大多使用男性口吻,借男性之口控訴女性的不忠與善變。《如果我有一個洞穴》(Had I a Cave)(李正栓,2016:55)就是這類詩歌的典型代表。在此詩作中,男性控訴女子違背昔日諾言,飛奔新的戀人,雖然當下會享受新鮮感與快



活,但是長久之後會喪失內心的平靜,進而忍受內心的煎熬。從文學倫理學的角度來看,該女子克制不住獸性因數的原欲驅動,靠自身自由意志的抒發而「喜新厭舊」,但是人性因數即人的倫理意識即理性意志會讓她思考並且意識到欺騙與背叛的不當之處。詩歌結尾以男子的反問句「你試試看你的內心 / 是否能把平靜找到?」,意在諷刺該女子在進行倫理選擇的過程中,將會長久地忍受內心的煎熬和良心的譴責。其實這與《那時我在流連》中表達的倫理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貪戀金錢離我去 / 我不羨慕他得什麼 / 到寧願承擔傷心事 / 也不像他情薄寡義。」詩中女子寧願承擔當下的失戀與傷心,也不願意讓自己陷入不仁的思想鬥爭和心裏煎熬之中。也就是說女子進行了正確的倫理選擇。通過這兩首詩的對比,我們能總結提煉出彭斯所推崇的愛情觀,即忠誠、純潔與永恆的理想愛情。

但是彭斯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不僅僅是簡單地描寫女性接受婚外戀,而是深入到女性出軌的原因,綜合分析人性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在《我有過錯嗎?》(Had I The Wyte)(李正栓,2016:56-57)一詩中,

丈夫用梳羊的梳子抓撓她
 她青一塊紫一塊,血跡斑斑。
 這樣一個丈夫若在家
 妻子不寬恕自己算是什麼。
 (李正栓,2016:56-57)

詩人在批判女子的丈夫實施家暴的罪惡行徑,突出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下身體和精神遭受的雙重壓迫。全詩以一男性口吻敘述,但是讀者似乎能聽到該女子向詩人控訴丈夫家暴的話語。乍一看,似是詩中男子在為自己的婚外情行為辯解,實則是借男子之口點明女性的卑微地位與委屈。其中反問句「我有過錯嗎?」令人警醒,逼人思考夫妻間平等的倫理。「我有過錯嗎」的重複強調了出軌行為背後的複雜原因、女子的委屈和詩人主張夫妻間應該平等的倫理。

「文學倫理學批評強調對文學本身進行客觀的倫理闡釋,而不是進行抽象的道德評價。也就是說,文學倫理學批評帶有闡釋批評的特點,它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自己的獨特方法對文學中各種社會生活現象進行客觀的倫理分析和歸納,而不是簡單地進行好壞和善惡評價。」(聶珍釗,2014:15)因此,我們不應簡單評判彭斯筆下這一類接受婚外戀的女性,而是要看到其背後所受的壓迫與委屈。換句話說,這類女子在接受婚外戀時並不全是因為其朝三暮四,喜新厭舊的性格導致,更多的是因為女子在父權制社會下遭受不平等的待遇比如家暴等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同時,「文學的產生是有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教誨。文學倫理學認為,文學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誨功能。」(聶珍釗,2014:14)那麼,讀者反思如何避免婚外戀的發生及促進夫妻間的平等,便是彭斯詩歌教誨功能的生動體現。

三、彭斯女性視角作品的原因探究

彭斯詩歌中塑造了眾多經典的女性形象,替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的女性發聲,而這些都與當時特殊的



社會背景和詩人獨特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在 18 世紀的蘇格蘭，整體社會環境偏保守，大膽的求愛行為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對女孩而言更是如此。但是彭斯通過其詩歌，以女性的聲音講述故事，這是對父權社會制度的一種挑戰。彭斯意識到女性在父權文化所遭受的壓抑與沉默地位，並試圖打破這一失語狀態，他提倡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鼓勵女性勇敢大方追求愛情與自由。彭斯在其詩歌中塑造了許多大膽、忠誠、堅定的女人，這些女性勇敢地表達她們在愛情中的感受和欲望。所有這些均體現了彭斯的愛情倫理。通過女性視角的敘述與第一人稱的使用，彭斯揭示出：在兩性關係中，女性也可以是一個主觀的參與者，甚至可以在愛情裏面佔據主動權，而不是淪為一個簡單的性工具或沉默的「他者」。彭斯的女性視角詩歌，揭示出他對女性地位的關注與支持，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此外，彭斯的成長與感情經歷也讓彭斯對女性保有極大關懷。彭斯作為家中七個孩子裏的長子，從小跟隨父親下地幹活，並沒有接受過多正規教育。成年之後，他與一位名叫琴·阿穆爾(Jean Armour)的姑娘相愛，無奈戀情遭到姑娘家人的阻撓，姑娘的父親撕毀了他們的婚約，彭斯詩集出版後，阿穆爾的父親同意他們結婚。這段不幸的感情經歷讓彭斯反思父權制社會下家庭對女性婚姻的包辦與控制以及女性地位卑微無法掌控自身愛情和命運的無奈。因此，彭斯在其詩歌中表達了對這種束縛的不滿，詩作《勇敢的織工》就鮮明地體現了彭斯的這一思想。

彭斯是一位在愛情倫理上歌頌忠誠、自由和平等的偉大詩人。彭斯高度讚揚女性的美德，肯定女性在愛情、家庭和社會當中的權利與地位。從倫理的角度來看，「人性因數」與「獸性因數」並存於彭斯詩歌人物的塑造中，但詩中人物對愛情的倫理選擇體現了人類理性與道德價值觀的勝利。理想、和諧與永恆的田園之愛是彭斯通過倫理分析所追求的，亦是他詩歌所歌頌的對象。

四、結語

彭斯詩歌中蘊含著豐富的倫理思想和人文精神，歌頌了人世間最高尚和美好的情感。這不僅是蘇格蘭人民也是世界人民追求與期盼的倫理道德，是經久不衰的主題，對當今社會思想道德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雖然彭斯生活在父權制的社會背景下，所受教育不多，但他在詩歌中展現的愛情倫理及對女性問題的關注體現了他超前的思想觀念。在二十一世紀女性意識不斷覺醒的今天，彭斯詩歌煥發出新的價值和生命力。

注釋

① 段丹潔：(2023-09-14)，《文學倫理學批評拓展跨學科研究新天地》，中國社會科學報，002。

② 黃詩海：《中國特色文學批評理論的當代構建——評〈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國教育學刊》，2022 年第 7 期，頁 122。

③ 嘉可嘉：《彭斯與民間歌謠——羅伯特·彭斯誕生兩百周年紀念》，《文學評論》，1959 年第 2 期，頁 39-54。

④ 羅伯特·彭斯著：《我的心呀，在高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年版。

- ⑤ 羅伯特·彭斯著,李正栓譯:《彭斯詩歌精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 ⑥ 勞倫斯·斯通著,刁筱華譯:《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
- ⑦ 李永傑:《擴大文學倫理學批評影響力》,《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頁1。
- ⑧ 李正栓,朱慧敏:《彭斯詩歌的生態倫理思想》,《外國語文》,2022年第5期,頁36-46。
- ⑨ 李正栓,朱慧敏:《新時代世界文學批評之高峰——評五卷本《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外國語文研究》,2021年第5期,頁106-109。
- ⑩ 聶珍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 ⑪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價值選擇與理論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頁71-206。
- ⑫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與人性概念的辨析》,《名作欣賞》,2020年第19期,頁5-11+2。
- ⑬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口頭文學與腦文本》,《外國文學研究》,2013年第6期,頁8-15。
- ⑭ 伍茂國:《小說他律與敘事倫理》,《英語研究》,2016年第2期,頁11-23。
- ⑮ 王佐良:《蘇格蘭詩選》,《外國文學》,1984年第11期,頁32-44。
- ⑯ 王佐良著:《彭斯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 ⑰ 王改娣,陳鳴曦:《彭斯詩歌百年譯介綜述——兼評譯著〈彭斯詩歌精選〉》,《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頁34-40。
- ⑱ 王利男:《蘇格蘭田園詩歌和羅伯特·彭斯》,浙江財經大學,2015年第5期。
- ⑲ 袁可嘉:《關於英詩漢譯的幾點隨想》,《中國翻譯》,1989年第5期,頁11-15。
- ⑳ 袁可嘉:《象徵主義詩歌(上)》,《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3期,頁92-99。
- ㉑ 袁可嘉:《象徵主義詩歌(下)》,《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4期,頁5-15。
- ㉒ 袁可嘉著:《彭斯詩抄》,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
- ㉓ 餘莉:《新時代之中國精神的文學表達:評〈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22年第1期,頁368-372。
- ㉔ 張景玲,鄭佩偉:《文學倫理學批判視野下的彭斯詩歌》,《中國外語研究》,2016年第1期,頁66-71。
- ㉕ 朱志偉:《略論彭斯抒情詩的藝術風格》,《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4期,頁36-38。

(Editors: Bonnie WANG & JIANG Qing)